

# 魔力作用与自由意志

## ——《浮士德》中浮士德 与玛格雷特的相遇\*

吴建广 张 龔

**摘 要：**本文通过对“大街”一场的解释，说明“玛格雷特剧”不是一出所谓的“平民悲剧”（或译“市民悲剧”），而是与神订约的存在同与魔结盟的存在之间的纠缠、博弈与决裂。“大街”作为“玛格雷特剧”的第一场，显示出其独特的戏剧特征，戏剧结构的连贯性体现于神性存在与魔性存在的贯穿性与结构性冲突。浮士德对梅菲斯特的命令式不仅显示出人主魔仆的关系，更是突显出浮士德在魔力帮助下实践其自由的欲念，而玛格雷特则是显示浮士德深重罪孽的试验试纸。

**关键词：**浮士德；玛格雷特；大街；魔性自由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092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 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092

**中图分类号：**I5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8)01-0103-12

---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歌德及其作品汉译研究”（编号：14ZDB091）子课题“浮士德专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一、引言

“玛格雷特剧”不是一部世俗意义上的爱情悲剧，更不是几乎所有研究文献中论断的所谓“平民悲剧”（或译“市民悲剧”），而是与神立约的存在同与魔结盟的存在之间的交织、纠缠、争斗与决裂。“玛格雷特剧”不可能被断章取义为独立于《浮士德》悲剧之外的一出戏，<sup>①</sup>而是深嵌在整部《浮士德》悲剧结构中的大戏，它是悲剧人物浮士德在意念上摆脱传统文化和神性-自然秩序，与魔结盟，获取魔性自由的第一次具体实施。《浮士德·第一部》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可以称之为“魔性自由的追求”，第二部分便是“魔性自由的实施”，这就是“玛格雷特剧”。“女巫厨房”和“奥尔巴赫酒窖”是两个部分之间的过渡场景。从“夜”“书斋”经“女巫厨房”到“奥尔巴赫酒窖”，浮士德经历了从人性到魔性转化的全部过程。与魔结盟之后，浮士德颠覆了“天上序曲”中神主人仆的神性-自然秩序的固定性结构关系，否定了《圣经·旧约》中虔诚的约伯形象，确定了人主魔仆的人本主义的现代性关系，戏剧性地彰显出浮士德如何逐步走上与魔结盟的存在之路。

我们不能像狄特·博希迈尔(Dieter Borchmeyer)等评家那样，将这两个部分切割为两个完全不同性质、非此即彼、甚至相互对立的東西，“在订立赌约之后，浮士德为了‘感官’(Sinnlichkeit)而断绝了‘知识’(Wissen)，为了‘世界’而断绝了孤独的学者生活”。在博希迈尔看来，“玛格雷特剧”也就是“奥尔巴赫酒窖”和“女巫厨房”两场之后“属于爱人的戏剧”：“女巫的魔汤彻底改变了浮士德的身份认同，此时的浮士德以被性欲渴望填满的形象出现。在这期间产生了梅菲斯特无法摧毁的、浮士德与玛格雷特爱情的神秘性。”<sup>②</sup>博希迈尔没有看到这两个部分之间的本质性连贯，这就是“自由”，即现代人借助魔性奇迹追求的自由。因此他也就误以为这是一场浮士德的爱情剧，并更为荒唐无稽地断言浮士德作为“爱人”与玛格雷特之间的所谓“爱情”是魔鬼梅菲斯特“无法摧毁”的。其实，“玛格雷特剧”作为实践魔性自由的情节，展现了浮士德获得魔性自由后第一次实践的全部过程。这种带有魔性的欲念自由的实施，在《浮士德·第二部》中得到更为荒谬的膨胀和扩张，以至发展到悲剧性结局。

“玛格雷特剧”也不是一部所谓的“平民悲剧”。无论是历史的接受还是近年的研究，对“玛格雷特剧”的解释均建立在理性光照-人本主义的层面上，把这部戏生硬地判定为平民悲剧，这就减弱甚或无视了诗剧中从头至尾贯穿始终的神性-人性-魔

<sup>①</sup> 范大灿认为：“它是整个浮士德悲剧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同时又是一部完全可以独立存在的市民悲剧。”见范大灿(主编)：《德国文学史》，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卷，第554页。

<sup>②</sup> Dieter Borchmeyer, *Weimarer Klassik — Portrait einer Epoche*, Weinheim: Athenäum, 1998, S. 553.

性三大元素。若非要说这是一部“爱情”故事，那也是神性之爱与魔性之欢在现代人身上的纠葛。在“玛格雷特剧”的全部解释中，我们将逐条证伪“平民悲剧说”，揭示出藏于背后的人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神立约的存在同与魔结盟的存在之间的交织、纠缠、争斗与决裂构成了“玛格雷特剧”情节发生、展开与结局的基本结构。这一基本结构的前提条件确定于“天上序曲”，启始于悲剧《浮士德》第一部第一场的“夜”，终结于第二部最后一场的“山谷”。

“大街”是“玛格雷特剧”开幕的第一场，也是浮士德实施魔性自由的第一步。当浮士德与玛格雷特第一次相遇时，浮士德就来自象征魔性的“女巫厨房”，而少女玛格雷特则刚从象征神性的大教堂做完忏悔出来。他们不仅来自或出身于完全不同的地方，他们的最终去向也分别是神性与魔性的不同归宿：玛格雷特被神拯救（V. 4611b），浮士德则跟随魔鬼继续经历世界（V. 4611c）。评家阿尔布雷希特·舍纳（Albrecht Schöne）看到了他俩神-魔相异的不同出处，却认为，浮士德最终去了“瓦尔普吉斯”，玛格雷特沦落“牢狱”。<sup>①</sup>显然，舍纳没有看到他们的最终归宿同样带有神性与魔性的特征。无论是戏剧的开场，还是戏剧的闭幕，均标示了浮士德“与魔结盟的存在方式”以及玛格雷特“与神立约的存在方式”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存在方式一直交织在“玛格雷特剧”的整个过程之中。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存在方式相遇的一种特殊载体，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爱洛斯（Eros）；爱洛斯能够从根本上彰显出这两种存在方式的差异性和对立性。浮士德与魔鬼结盟的过程及其特征在之前的“书斋”场景中已经得到充分展示和论述，这里，我们将着重探究玛格雷特与神立约的存在方式、这场戏中一直被各种研究文献视而不见或仅被零散提及的神性特征、以及魔性存在方式与神性存在方式的矛盾冲突。“大街”一场中，当浮士德强制命令梅菲斯特当晚将玛格雷特“弄来”时，梅菲斯特对玛格雷特的描述就已显露了玛格雷特的神性存在方式：刚从教堂的神父那里出来，“是个绝对纯粹无罪的小东西”。情节结构形成的戏剧冲突就在于浮士德与魔订约的存在方式对玛格雷特与神立约的存在方式的引诱与摧毁，戏剧时间就设定在神性逐渐隐匿的现代欧洲。

## 二、爱洛斯层面上神性存在与魔性存在的相遇

“大街”一场以浮士德发话开始，到浮士德与梅菲斯特对话，并以后者的独白点评结束，中间只有玛格雷特在开场时的简短回话。就梅菲斯特-浮士德的结盟来看，这场的起始和终结均由他俩完成。梅菲斯特-浮士德联盟主宰了这场戏，可以

<sup>①</sup> Albrecht Schöne, *Johann Wolfgang Goethe Faust — Kommentare*, Frankfurt am Main: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9, S. 289.